

陕北农村神庙活动探析

吕 波

(榆林高等专科学校 政史系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要:神庙是传统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物质文化景观,神庙活动在陕北地区有其独特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功能。它的衰落是历史的进步,是陕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神庙活动;陕北地区;祈雨;庙会

中图分类号:K892.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871(2002)04—0039—03

神庙是传统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物质文化景观,以神庙为依托而形成的各种活动,是透析社会实态的重要视点。近年来引起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日益关注。在社会文化相对落后,物质精神相对贫瘠的陕北地区,神庙活动有其独特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功能。

陕北地区的神庙分布密集,遍及城乡,有时一个村落就有二至三个。这些神庙,多是老爷庙(即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王母娘娘庙等,这与陕北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气候风俗等密切相关。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农民以农为生,靠天吃饭,但干旱少雨的气候常常使人们靠天无望,便只好求助于主管施雨的神祉——龙王,或忠心义胆、无所不能的关帝等神。“祈雨”也就成为陕北农村百姓最经常最具代表性的神庙活动。少到一个人,大到整个村落或邻近的两三个村落同时行动。

一个人的祈雨活动多由虔诚务实、兢兢业业的农民所为。他们手捧早已准备好但无法入种的粮种,眼瞅着被自己深耕过的干裂的农田,这时天空飘过一片云,他们便会异常激动地操起农具或家中的锅碗瓢盆使劲击打以引起雷公雨神的关注,仰望苍天,心口并喊:老天爷,下雨吧!有时他们也知道那掠过天边的白云不足以形成甘雨降临,但他们还是要击要喊,这其实包含着复杂的个人情感在里边:无奈的失望、悲苦的申诉、苦中作乐的希冀……充分体现了陕北农民的原始、古朴、善良和虔诚。这种个人的祈雨行为实际上属于我国原始宗教活动的范畴:

原始的宗教活动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和随机性,而缺少欺骗性、统一性和规范性,也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这是人人户户随时随地都可进行的事,即所谓“夫人作享,家有巫史,无有要质”。(《国语·楚语》)^{[1](P6)}

一个或二三个村落的祈雨行为是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有专门的神庙组织来组织实行。庙会组织一般设有会长一名及若干干事,其中有个重要的人物叫“马童”(充当类似于僧道的角色),原来是为神祉牵马的,现在是神的使者,通过他将神的旨意传达给民众。

在陕北俗信中风行“马童”或“马甲”。说凡神都有“童儿”,其任务是代神立言,达其意,傅其神。谶语是他进入角色后的话语。^{[2](P52)}

每至天久不雨,旱魃成灾时,乡民总不免束手叹息,心急如焚,迫不得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关帝、龙王、城隍、雷公身上。想方设法向神灵求雨。简单的有求神问卦,许愿供奉,最具代表性的要算“抬楼子”(或曰“抬神”)了。即四个或八个精壮农民肩抬特制的神楼,神楼内置有写着神祉讳名尊称的“牌位”,前有“马童”引路,后有村民簇拥,浩浩荡荡向神庙进发。到得庙里,领队人在神像前焚香燃烛,人们在烈日之下依次跪叩,默默祈祷……其中,关于“楼子”和“牌位”,陕北民俗学家郭冰庐先生在大型社会科学考察报告《保宁堡文化共同体祀神社事活动及敬神、沿门子秧歌考察》中有类似描述,可供参考:

关键的法器是“楼子”(“神楼”的俗称)。这是一架仿轿制作按比例缩小的轿子(“楼轿”)。轿门内后部正

中写有“四大灵官之神位”的字样……由负责抬楼子的四人抬起楼子……如楼子不动则不要；楼子前倾，表示点中……^[3]

倘还不灵验，可能是村小神小，便会求助于附近更有能奈的神祉，是为“请神”。请神实际上是从较远的地方将更有名气的神通过抬楼子请到本地。比如榆林市镇川镇的黑龙潭，就经常有方圆百里的村落小神来求援。总而言之，天一日不雨，即祈求一日，直至雨降而后已。倘若雨降而田禾得其惠者，则有各种方式酬答，从进香烧纸、悬匾勒石，到放牲、说书、献戏，一再表现出对神祉的感激之情。进香烧纸多为善男信女们个人的经常性行为，焚香膜拜，或求医求寿，或求子求福，或求借阴债，只要能想到的，便或到神庙里祈神保佑，一旦愿望实现，便再来进香，进而悬匾勒石，以彰神功，晓喻世人。

放牲，应是供奉的现实化。一般是在五六月份青黄不接之际，借酬神之名，杀猪宰羊，全村居民分而食之，既表达了对神祉的感激和尊敬，又解决了村民饥肠思荤肉之苦，何乐而不为？这就是陕北农民的现实幽默感，“陪上龙王爷吃贺雨牲”，也就成为陕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一句俗语。

说书，是对庙神表达敬意的另一种方式。一般是在清爽月明的晚上，劳作了一天的农民手捧饭碗，津津有味地倾听说书匠（多为盲人，从一个到三五人组成的小团体不等）演译戏文。此时此刻，“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怡然自得，不是神仙胜似神仙。这实际上是陪龙王爷听说戏，其活动场所一般是在村小学或较宽敞的地方，时间三五个晚上不等。

较为隆重、规模较大的要算是唱戏。一般选在农暇或每年特定的日子，时间多为三天，由邻近乡镇的二三个村子共同举办。所唱戏文多为秦腔、山西梆子、豫剧等，其唱腔较适合当地老百姓的口味。办理此事，亦有一定组织，实是各村神庙组织的组合。通常设立会长数人主持其事，并另设管帐，以负一切帐目出入之责。所需经费，由各村分担。其实际上是集祭祀、商业和娱乐于一体，杂烩纷呈。祭祀、娱乐自不必言，商贸却独具特色。稍大一点的神庙邻近于乡镇，是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乡镇跟城市不同，范围有限，四方乡民虽然冲着某一庙宇而来，但实际上是以整个市镇作为活动天地的。这期间，镇内外的行商坐贾及乡下的农户，竟相设摊；人们在摊位之间，穿梭不息，实有“举袂成幕，挥汗成雨”之概，把镇上的几条街道塞得水泄不通……

唱戏的演译发展，形成“庙会”。其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影响更广，更受当地居民的欢迎。其它神庙活动已逐渐衰萎，但较大规模的庙会却有欣欣之势，比如榆林市镇川镇的黑龙潭庙会，每年农历6月13日定期举行，云集方圆百十公里居民达二三万人，会期二天或五天。榆林市佳县的白云山庙会规模更大，每年农历4月初8定期举行，会期固定为7天。不仅榆林市各县村民争相朝拜，而且延安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的善男信女们也慕名而来，人数不菲。

“庙会”也就是庙市的意思。1980年版《辞海》给“庙会”这样解释：

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庙会”。

《中国风俗辞典》的解释大体类似：“庙会，亦称庙市。在寺庙内或寺庙附近的定期集市。”

两本颇具权威性的词书都特别强调庙会的集市贸易特征，认为庙会只是民间集市之一种，由此可见商贸在庙会中的突出影响。

实际上，庙会是以庙宇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陕北文化概览》之“风俗习惯”里对庙会作了这样的阐述：

庙会，有寺庙的地方举行的兼有各种活动的集会。在陕北凡有寺庙的地方均有庙会，比较盛大的庙会有佳县的白云山、延安太和山、神木二郎山等。每年举行3次。一般在农历四月八、七月十五、九月九。四月八庙会最盛大热闹。庙会期间，唱神戏，演皮影、书匠说书。物资交易，各种小摊，应有尽有。香客有许愿还愿者，有求儿求女者，有抱着公鸡给小孩过关者，有给神挂匾、上布施者，也有抽签打卦问吉凶者，庙会3—7天不等，此习俗一直沿续到今天。^{[4](P402—403)}

陕北农村地区，闲暇生活贫乏，整个社会性的娱乐，主要的就是庙会。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农产品日趋商品化，由于小农经营的普遍存在，流通市场的不发达，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主要渠道，自然只能依赖作为产地市场的集市和庙会，各乡农民所畜牛、马、猪、羊、鸡、蛋、粮豆、水果等项，均可出售，借此活动获得生活经费。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庙会与平民百姓的休戚关联，此其一。其二，便于乡民购买生活用品。一般庙会，

都有定期定所,远近皆知,每到会期,各地商贩争先恐后,云集会场,运来各色商品出售,远近农民均来争购。特别是农民嫁娶,对于首饰、衣服、妆奁等件,领女携男,亲自到会购买,自由挑拣,心满意足。其三,便于探亲访友。母女,姊妹出嫁后,晤面谈心实属非易,况系农家,终年劳碌,省亲看女,探亲访友,既无暇晷,亦无机会,借此会期,不约而同,均可会面,各叙衷曲。以上各种情形,足见庙会对于陕北人民关系非浅,不可淡然视之。

但这样的关联,随着社会变迁的步伐,渐为松动。近年来,庙会虽如期举行,但远不如昔日之盛,盖民智日开,迷信风衰,且交通日便,都市勃兴、娱乐、省亲、交易等不再独依赖庙会了。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社会环境宽松,村民开始自觉修复庙宇。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村居民温饱问题得以解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从简单纯朴的“感谢上苍”的思想出发,大兴庙宇。而不是兴修学校。这反应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精神思想文化还一时难以跟上。到 90 年代中期,大约十五年的农村经济发展,必须伴随着农村文化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他们能吃饱穿暖不是神的作用,而是国家的政策方针使然。所以,村民尽管不敢与神彻底决裂,但也有意无意间把敬神淡化,变成一种习惯礼数,而不再是盲目迷信。加上近三年来陕北地区连续春夏干旱,农民以各种方式没少祈雨,但只祈得秋雨连绵。另外,电视等科学媒体的传播使农民懂得下雨是一种地理天文现象,每天的“天气预告”尽管也有偏颇,但比他们的村神要预言的更为准确,他们也懂得人工降雨比祈神降雨更为现实可行,如此等等。农村神庙及围绕它的活动便自然衰败。这时,村民兴修神庙的热情自然而然转向了完善村办小学,投资子女上学,有能力的村民直接将子女送到县城学校学习。这与国家普及 9 年义务教育不谋而合,更反映了村民的精神文明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生存于陕北农村几千年的神庙活动及其文化必然会衰落,这是历史的进步,是陕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 [1]程杰. 中华宗教篇[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 [2]郭冰庐.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再上神坛——陕北信俗“三老殿”景观[J]. 香港特区月刊,1998,5.
- [3]郭冰庐. 保宁堡文化共同体祀神社事活动及敬神、沿门子秧歌考察[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访问学者专辑》,1993.
- [4]袁占钊. 陕北文化概览[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Brief Study On Temple Activity in the Countryside of Northern Shaanxi

Lu Bo

(Yulin College Politilal and Historilal Department, Yulin Shaanxi, 719000 China)

Abstract: Temple is one of basic material sight of culture in traditional society of China. Temple activity forms its special developing pattern and social functions. The downfall of the temple culture in Northern Shaanxi results from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ulture and economy in the area.

Key words: Temple activity; Northern Shaanxi; Temple faie; pray for rain.

(责任编辑:李晓霞)